温故

二十五 糊窗户

玉 荷

以前过年，我们那儿都要糊窗户，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五，二十四给房子扫尘以后。

那时，家家窗户都是那种木制密格的，窗户不上漆，也没玻璃，糊窗户纸。

我们家的新窗户纸父亲都是提前就买好。这种白纸，跟作业本纸不一样，不但柔软，韧性好，还非常透光。贵倒也不太贵，村代销点上就卖。但，要不是过年，平日里也没人肯舍得去买。现在，要过年了，得把旧的清理下来，重新糊一糊。

每逢糊窗户，父亲都是把我们家炒菜用的铁锅洗干净，放上小半锅水，搁到炉子上，然后从面瓮里用瓢子挖出点白面，一根筷子搅着，轻轻朝锅里撒，差不多像粥的样子，停了，然后搅着在炉子上咕嘟。不能稠了，稠了，糨糊很难刷均匀，还费面；也不能稀了，稀了，窗户纸糊不结实，甚至根本糊不住。

熬好糨糊，父亲把一把软软的小刷子放糨糊锅里，拿着小刀，将窗户上的旧纸小心地清理干净，从新窗户纸里揭出一张，仔细地在窗户上比量，测出新纸到某几个窗格的位置，用糨糊锅里的刷子，朝窗格上刷糨糊。

刷糨糊，一定要均匀，还要刷在窗户纸比量好的位置。刷不均匀，纸糊完，糨糊多的地方起疙瘩，刷不到的地方，会灌风，“呼哒呼哒”响，特别是春天，风大，格格上慢慢地易积灰尘。如果超出了比量好的位置，再糊另一张纸时，不小心容易把纸弄脏，糊起来也不方便。

所以，糊窗户看着简单，却是个细活儿。

刷好糨糊，先把纸的上沿轻轻粘上不糊实，然后退几步，看斜不斜，如果感觉不正，得进行调整，反复几次，直到合适了，从上往下轻轻捋，再由中间向两侧轻轻捋，然后压实。这样，糊起来的窗户纸板板正正，一个细褶也没有。

窗户和窗户纸，是不一般大小的，到最后要裁纸，父亲都是用尺子量好，做到窗户糊完，不仔细瞅，根本看不出窗户上纸与纸的相互衔接之处，如同一张整纸一样。

糊门，也和糊窗户一样。不同的是，得把其中一扇最顶上的那些方格，留出两个，待清明过后，燕子飞来时，好作为它们飞进飞出的通道。

上房糊好了，父亲端起锅拿上纸，再到偏房。

最后是灶房。

家里所有的门和窗户，都糊上新纸后，母亲会停下手里的活儿，拿出那些剪好的窗花，用锅里的糨糊，还有小刷子，贴窗花。主要是上房和偏房，灶房不贴。

这里《喜鹊登枝》，那里《三阳开泰》。紧挨着《八仙过海》的，是《嫦娥奔月》。炕里面的墙上，是花朵环绕的福字。

母亲朝窗户上每贴一张之前，都是把所有的窗花看一遍，然后经过比较，从中挑出最适合的一张。

到最后，在两扇门上，每一扇的正中，各贴上一个大红灯笼。

父亲拿出新买的年画，有木版的，也有机印的。从大门顶棚上的高粱秸捆里，抽出几根相对直溜且细一些的，用刀子破开，裁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捏几个鞋钉含嘴上，钉尖一律朝外，用一个，从嘴上取一个，往墙上钉年画。年画不能用糨糊粘，因为墙皮不知哪年才能抹那么一次，怕把墙弄脏。

先钉正面墙上的，然后是侧墙。

正面墙上，一般都是机印的，侧墙上的，大都是木版的，《福星高照》啦，《连年有余》啦，《老鼠娶亲》啦。

窗户上糊上新窗户纸，又贴上窗花，墙上钉上年画，就像人穿了新衣，多么新鲜，多么漂亮啊。怎么说呢，仿佛整个房间，甚至整个院子，一下就有精气神了，年味儿立马就浓烈了起来，日子也显得特别有奔头儿。

非遗

写意雉鸡翎

米丽宏

翎子，学名雉尾，就是野鸡尾部最长的那几根羽毛。

几根雉尾接在一起，长一米半乃至两米还多，就成了古装戏曲的道具。插于盔头上的翎子，高耸飘忽，盘旋飞舞，为戏曲舞台带来了山林野逸之气和飞扬洒脱之感。

生旦净末丑，各行都有插翎的，谁插谁不插有讲究：身份“正统”的角色不插，“野路子”的人物插翎。比如，李世民不插翎，李恪用插翎。岳云不插翎，陆文龙插翎。杨延辉在《杨家将》中是大宋武将，不插翎；到了《四郎探母》成为番邦驸马就得插翎。林冲在《野猪林》中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插翎；到了《扈家庄》做了梁山好汉就得插翎。杨再兴呢，《九龙山》时候还是流寇，要插翎；到了《小商河》投奔岳飞帐下，就不再插翎。《闹天宫》的孙悟空必定插翎，皈依佛门后就不再插翎。

“俊翎反尾”，翎子标明了身份，添了人物的俊美与英气，还为其桀骜不驯、意气风发的个性提供了丰富的表演空间。

翎子功，有掏、衔、挑、竖、甩、摆、抖、旋、绕、涮多种技巧。旦角的翎子，灵动妩媚；小生的翎子，英武潇洒；丑行的翎子，飘的是霸气；净行的翎子，抖的是机灵。

京剧《穆柯寨》中，美丽纯真武艺非凡的穆桂英遇到前来盗宝被擒的杨宗保，一见钟情，又怕杨宗保不答应她，于是，“她”双手挽翎娇羞踱步，又用食指和中指夹翎、翘翎，偏头偷窥杨宗保，活活呈现出又害羞、又爱慕、又着急的复杂心情。这翎子，形象传达了一种初恋基调，柔软灵动。

京剧《昭君出塞》中，王昭君一路疾行，到达南北交界、番汉接壤处时，朔风狂卷，坐骑踟蹰不前。她的百感交集就体现在翎子功的每一个细节上——掏、衔、挑、甩、摆、抖、旋、绕……都是灵魂的战栗。思乡情、愤懑意、对番邦的恐怖感、听天由命的无奈……水火煎熬，大漠凄怆。两根翎子的外化表演，让人看到内心的挣扎。

《斩三妖》中，姜子牙祭起鬼头飞刀斩妲己，妲己牙咬翎尖，就地“绞麻花”，表示这个狐妖的冥顽不化、抗拒到底；《两狼关》中，梁红玉用钢叉杀金将，牙咬翎尖、怒瞪双目，展示这位巾帼英雄的杀敌决心和英雄气概。

金甲灿灿，翎子轻点。“翎子生”一上台，便是一种年少气盛、意气风发的气场。

京剧《小宴》，吕布上场时，头戴盔翎、身穿粉红蟒袍，头上翎子飘摆有序，端的是潇洒与威武。当他对貂蝉一见倾心，那两根翎子便不安分了：一会双翎神速转动，犹如金蛇狂舞；一会一翎悠闲弯垂，一翎悠然挺立，好似霞映彩虹；一会双翎一起抖动，由低到高冉冉挑起，宛如凤凰展翅。摆、勾、竖、甩、绕、点、颤、踅、扫、抖，那种喜悦、轻佻和孟浪，真是有声有色。

《空城计》中，司马懿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压到城门前，却只见两个老兵对酌猜拳，诸葛亮城头抚琴，安然沉静。他疑心陡起，命二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前去一探虚实。倏忽间，琴声又起，两将侧身朝向城头蹙眉倾听，顶上翎子随着细微的心理活动而颤动。急骤的鼓点中，他们涮翎、抖翎、绕翎，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这场心理战中，心理的起伏跌宕便由飞舞的翎子显现。颇得玩味的是司马昭，他低头，翎子向诸葛亮等人仄去，微微摆动。翎子的律动配合着他若有所思的表情，让人联想到传递信息的动物触角——“拟物”修辞的运用，看似远离日常逻辑，却一举刻入人心深处。

荆河戏《大回荆州》里，有个绝活儿“扫台翎子”。戏中说的是，三国东吴名将周瑜，欲设计除掉刘备，他假意将孙权妹妹嫁给刘备，借甘露寺招亲之际，埋伏刀斧手杀之。没想到招亲弄假成真，于是再设计以酒色迷住刘备，意图使其老死东吴。当他得知刘备安心东吴、不再回荆州时，以为计谋得逞，心内狂喜。舞台上，他突然仰天狂笑，又猛地站立“骑马裆”，身子俯下、低下头盔。在“嘶边”锣鼓烘托下，两根翎子从台右的台板上一直扫到台左，翎尖一直伸到台下前排观众面前。观众看到用手可触的翎尖，似直接“触”到了周瑜的狂喜。如此夸张的“扫台翎子”，恰切表现了人物心情，体现了中国戏曲写意、夸张的美学法则。

翎子功，悬系着艺术家的心力与生命。它是实的意象，也是虚的意境，虚实相生，虚实相映，呈现出微妙的心灵空间和无尽的艺术境界。微小处映现星辰，蜗角中创造世界，这正是老戏的魅力之一吧。

我思

大雪

曹洪新

大雪，是冬天与自然最为深情的对话。大雪，不仅是一个节气的名字，它承载着冬日的静谧与深邃，蕴含着生命的坚韧与希望。大雪，并非意味着每一日都会漫天飞雪，但它却预示着冬日最深沉的寒意与最绚烂的雪景即将上演。

细碎的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或轻盈飘逸，或旋转飞扬，如同无数活泼的精灵，编织着属于冬日的梦幻。山川、河流、村庄、田野，乃至每一个角落，都被雪花轻轻拥抱。此刻，一切喧嚣都归于平静，只留下雪落时的天籁之音，悠扬而深远。

道路旁，树枝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田野里，麦苗在雪被下安然沉睡，积蓄着来年生长的力量；屋檐下，一排排冰锥挂垂，彰显着冬日特有的风景。

人们的生活节奏突然慢了下来。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升起，与雪花交织成一幅缥缈的画面。一家人围桌而坐，燃起火锅，品味着热腾腾的美食，聊着家常，享着温暖——这是大雪时节最温馨的场景。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打闹，堆雪人、打雪仗……欢声笑语回荡在寒冷的空气中，给静谧的冬日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大雪，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寄托思绪的契机。“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他们用笔墨描绘大雪的壮丽与磅礴，也寓含了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的感悟。这些诗句，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人们的心灵，让我们欣赏雪景的同时，深刻地感悟人生况味。

大雪，不仅是自然界的壮丽景观，更是对生命的一种考验与磨砺。在大雪的洗礼下，万物展现出非凡的适应力和生命力，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茫茫雪原上，许多植物看似枯萎凋零，实则在积蓄力量，等待春天的到来。小动物们在雪地里寻找着食物，展现着生存的智慧与勇气。大雪覆盖的田野，麦苗静静地躺在雪被之下，虽然暂时停止了生长，但根系却在不断地向土壤深处延伸，汲取着生命所需的水分和养分，等待春暖花开。

大雪纷飞的日子，整个世界变得宁静而祥和，仿佛一切喧嚣与纷扰都被雪花吞噬。平日里忙碌奔波、疲惫不堪的心灵，在大雪的抚慰下变得柔软而宁静，心灵也仿佛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追求。大雪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仅是追求物质生活，更在于精神的富足与内心的平和。像雪花一样，以静美的姿态拥抱世界，也不失生命的美感与诗意。

大雪肆虐的季节里，我们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执着，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关爱。那些在大雪中伸出援手、雪中送炭的人们，诠释着生命的崇高与伟大，生命的珍贵，不仅在于长度，更在于宽度与深度。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中每一个温暖时刻，珍惜眼前的幸福与美好，感恩每一个陪伴我们走过风雪的人。

雪停初霁，阳光穿透云层，洒到皑皑白雪上，整个世界仿佛被点亮。虽然严寒依旧，但人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大雪是一场关于冬天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感悟到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光，希望就永远不会缺席。让我们带着这份收获，在严冬风雪中，迎接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

南园春色（国画） 张龙印 作

评论

银河下，那个赶路的人

——评王秀云长篇小说《请沿当前道路行走》

李心怡

扶贫工作、政治生态、乡村故事、凶杀案以及诗歌、新闻与理想。诸多元素被放置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且有主题、有原型，还有作者胸中蕴藉多年的、真挚到放到现实语境中略显尴尬的情怀。这些虚构的、非虚构的材料采集到一起，酝酿出令人百感交集的故事。这是王秀云创作的最新长篇《请沿当前道路行走》，写这部小说的理由是，“好吧，那就拿起笔，为即将在职业舞台谢幕的‘六零后’作一个标记。”

小说开宗明义，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河北省瀛洲市东光县十里村。随着对村况白描式地书写，这个北方村庄的具体面貌很有镜头感地邀请读者进入了叙述。而整部小说的叙事方式类似于传统说书人起源的章回小说，每回目一个小标题，只是这里每个标题不是概括或点题，而是以导航拟人化的方式，有设计感地动态呈现故事的叙事节奏，让读者迅速跟随小说的指引，最大限度地浸入到故事中。

故事从小四之死启航，短短一章过后迅速切换到小说主人公，瀛洲市日报社记者钟有鸣“被下乡”的主路上，时间为2009年的8月，正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整村推进式扶贫阶段”。钟有鸣是“六零后”，农村出身，一路苦读进入城市，工作、成家、发展，蜕变成为“城一代”，这是许许多多“六零后”的缩影，甚至读哲学、写诗歌也同样是这代人里精英人士的特色。钟有鸣携带着时代基因，踏在时代蓬勃发展的列车上，理想与抱负已形成他生命的基石，但当前的人生规则里，下乡扶贫属于他人生里的横生枝节，是被求爱未遂的上司宁小微报复的后果。

钟有鸣走进了这个叫十里村的地方，带着书生气的赤诚，以及傲骨式的担当。少年小四蹊跷的死亡，村民蒋福锁、蒋二龙的矛盾，老人蒋炳章的秘密，蒋小贞、丫丫、福锁媳妇等乡村女性的境遇，蒋福红的车祸与医疗事件。这些是十里村生活的日常肌理与杯水风波，借由钟有鸣的走访，这些远看如米勒油画的村庄图景，随着小说情节的细致铺陈，浮现出构成真实农村生活的那些不精致的，甚至是粗糙的、丑陋的颗粒度。而这些具体的细节共同指向了一个“穷”字。当物质、资源的贫瘠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对于困在里面的活生生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扶贫工作到底需要做什么？

钟有鸣上任的第一把火是打井，因为打了井便有了封冻水，就可以改种节水小麦，粮食有了保障就可以吃得起水果、零食，不会再有人只能拾拣别人不要的西瓜皮满足味蕾。钟有鸣挨家挨户走访，深入了解情况，动用个人资源，帮助破案、打井，帮助村民就医治伤。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业绩，为钟有鸣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人心。但知识分子精神气质里的诘问和反思，又使钟有鸣不能获得完全的实践意义上的满足，他纠结体会着“穷”对人的影响，看到了村庄的真实的人生：蒋炳章战争年代为了逃命而改姓氏落户村中，终生受到嘲笑，他的养子蒋大龙有智力缺陷，买来的媳妇生下外表憨傻的孙子蒋力后离去，家庭陷入贫困。亲生子蒋二龙受大哥拖累，空有力气和能力，却只能依靠妹妹蒋小贞换亲来延续子嗣，这使日后发达的蒋二龙落下了严重的心理暗疾，也使得暗恋蒋小贞的蒋福锁对他怀恨在心，为日后杀死小四埋下伏笔。蒋小贞的女儿丫丫，聪明美丽，被舅舅资助到城里读书，似乎是这个家族的幸运儿，但贫穷作为现实的一种，散落在她年轻生命无处不在的角落和缝隙里。除了生活上的不便，更像楔入自尊心的铁钉，冰冷坚硬，一经触发便疼痛难忍、耻感丛生。当作者借书中人物将理解和思考的触角伸向世间林林总总，小说就获得了向上的、向纵深处开拓的精神向度。

除了描写物质意义上的贫困，小说花费不少笔墨刻画了赵三奔、王明园这类粗鄙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精神和良知上双重匮乏，在自私的怂恿下，形成一套无耻而自洽的逻辑，除了对政治生态造成破坏，也制造了对理想与信念的羞辱和伤害。而宁小微作为高知女性，上纲上线地公报私仇使她形象不那么正面，对钟福红无功利心的帮助又展现出她较高的道德基准，与赵三奔等人的政治斗争也凸显出她品格刚直的作风。但她也会躬身自省，意识到自己情感上的狭隘，反思是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穷……物质与精神上的穷，都是真正的穷。

当某个时代走向落幕的时候，新时代的钟声也在响起。潘小白作为小说中第二代扶贫干部，他的任务已进入政策里的“精准扶贫阶段”。钟有鸣、潘临以及李梅等“六零后”身体力行所留下的精神接力棒已交由下一代手中，“乡村直播带货”成为新时代的“挖掘水井”，“吃饭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成为新任村支书的蒋二龙和潘小白有了共同的清醒认识。

通过两代扶贫干部的具体基层实践，王秀云写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和选择，写出了命运中浓缩的历史与社会、时间与生活，既有倔强的青春理想，也有与现实摩擦后的切肤之痛。这种对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的描述，诚恳庄重，是属于“六零后”一代人的精神肖像。这种时代变迁中的经验与情感，是作者对世道人心发出的深切召唤，也有对爱与希望的深情回馈。沧桑过后，她依然希望所有的人能够“走正道”，相信人格的力量与道德的勇气在精神高处永恒，而她自己呢？是那个传说中银河下赶路的人吧，披着星光，一路前行。

汉诗

原生态

张洪清

都长在民间大众里。锣鼓、唢呐、
　笛子、笙、二胡和秧歌们
一敲一打、一吹一拉一扭就是一行
　诗句，一篇小说标题

苦于种在纸上总不发芽，就种在虚
　拟网络的环境里
只要文字能走进眼睛，就有喜悦从
　屏幕上跳来跳去
创作的成就感就在键盘和手指上来
　回溜达
诗情都是浓郁的，老实巴交的
虚构的人物、情节和故事都是从庄
　稼地里采摘来的
都是用工厂的大锤锤打过的，从车
　床上车出来的

八十多岁的嗓子把歌放在麦克风里
依然那么爽口脆生，好听
从巴掌大的手机屏幕上飞起
还有一场场粗枝大叶的——却挺
　逗哏的表演
从抖音里走来，迈着庄稼步，挥动
　着野草的手臂
又摆出蔬菜的姿势，还化妆成工业
　男人
打扮成商场模样，也从快手里赶来
带着泥土味、烟火气，带着钢铁
　腔、市井调

我乡下的大哥、玩伴、同学以及城
　里的亲朋好友和同事
是野生文艺里的一朵喇叭花、一只
　蝈蝈
一只蝉、一只鸟、一只蝴蝶或一本书

我是野生文艺里的一只蜜蜂
唱歌不是强项，不敢开口
跳舞总踩乱音脚，不优美
表演节目更不如他们
只会在民间大众的花朵上
采点蜜、写首诗，犒劳犒劳他们

一碗粥

——写给东光“阳光粥屋”

杜九升

一碗粥
熬进了阳光
才有资格叫阳光粥屋
一碗粥
熬进了大爱
才能温暖一座城的心房
喝这碗粥的人是幸福的
他们总是早早地起身
代表一座城迎着初升的太阳

身披晨光的人
总要穿过早春的大雾
和冬日的寒霜
他们是城市美容师
忙碌的身影像行走的花朵
扮靓大街小巷

他们更像大诗人
用扫把蘸着朝霞
把最美的诗写在大地上
阳光粥屋
粥屋里的阳光
我愿亲手为他们奉上

朋友，寒冷的日子
你也来喝一碗粥吧
这粥真的很甜很香

这是我家乡的粥
请你记住一个吉祥的名字
东光，东方之光